

佛理通書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趙國信題寫

慧雲居士著
中國旅游出版社

通

書



90507423

佛理通书

慧云居士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藏

203453

(京)新登字 031 号

责任编辑:潘笑竹 力平

封面设计:王金宇

佛理通书

慧云居士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湘阴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 印张 15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32-0872-4/Z·189

定价:4.80 元

悉陀夜舍休子醜九尊妙菩薩持

九長林棲隱廿音菩薩持

寶咒註云

悉陀夜婆

娑訶菩薩

現美妙相

通達一切

法門

寶咒註云

此是舍利弗菩薩蓮

手印達一切法門也



婆盧羯帝燃鉢囉耶

大乘舍利子菩薩圖

寶咒註云

婆盧羯帝

燃鉢囉耶

觀音現無

量壽相能

今眾生獲

長壽身



此是持鉢觀世音菩薩本身若欲
取舍利子誦此存想菩薩持鉢

卷之二

(上) 野村基的佛教小史 目录



第一章 释 疑 (1)

- 一、佛教不同于天地神祇
- 二、佛教并不消极逃世
- 三、佛教是智信不是迷信
- 四、佛教与国家
- 五、佛教与人生
- 六、佛教与科学

第二章 释迦世尊传略 (16)

- 一、太子诞生
- 二、出家学道
- 三、六年苦行
- 四、初转法轮
- 五、弘法度众
- 六、三藏结集

第三章 佛教在华弘传概要 (28)

- 一、大法东来
- 二、佛经释译
- 三、早期弘传
- 四、黄金时代
- 五、保守时期
- 六、十宗略述

第四章 佛教的世界观 (56)

- 一、世界问题的意义
- 二、五蕴世间
- 三、万法因缘生
- 四、万有因果律
- 五、心物不二的缘生观
- 六、三千大千世界

第五章 佛教的人生观 (70)

- 一、人生问题的意义
- 二、佛性与妄心
- 三、阿赖耶识
- 四、十二缘起的生命观
- 五、业与轮回
- 六、佛教的人生观

第六章 小乘佛教的基本教理…… (84)

- | | |
|----------|---------|
| 一、大小乘的区别 | 二、三法印 |
| 三、空与苦 | 四、四圣谛 |
| 五、八正道 | 六、十二因缘观 |

第七章 人天乘与大乘佛法…… (99)

- | | |
|-----------|-------------|
| 一、五乘佛法的组织 | 二、乘五戒以生人中 |
| 三、乘十善以升天道 | 四、发菩提心与四弘誓愿 |
| 五、六度与四摄 | 六、菩萨与佛 |

第八章 学佛的目的及修持的方法…… (114)

- | | | | |
|----------|-----|---------|------|
| (一)学佛的目的 | 要略 | 二、学佛的历程 | 章三集 |
| 三、学佛的途径 | 新登 | 四、修持的基础 | 来宗大一 |
| 五、修持的方法 | 升金黄 | 六、学佛的过程 | 卦足早三 |

第九章 专介净土…… (126)

- | | | | |
|---------|-------|--------|--------|
| (一)净土意义 | 败墨 | 二、净土宗史 | 章四集 |
| 三、起信发愿 | 同廿正 | 四、持名念佛 | 意品回界世一 |
| 五、辅以观想 | 事果因盲氏 | 六、精勤不懈 | 圭參因吉氏三 |

第十章 寺院殿堂佛像释名…… (138)

- | | | | |
|--------|--------|-----------|--------|
| (一)三门殿 | 败主 | 二、天王殿 | 章五集 |
| 三、大雄宝殿 | 小安已封 | 四、观音殿 | 意品回主人一 |
| 五、地藏殿 | 圭參殊卷二十 | 六、伽蓝殿 | 列津鍊回三 |
| 七、祖师殿 | 敗主人 | 八、罗汉殿 | 回斧已业正 |
| 九、诸菩萨像 | | 十、几种造像的方法 | |

第十一章	佛教的制度	(152)
一、四众弟子	二、寺院制度	
第十二章	佛教的仪式	(162)
一、日常行事	二、节日活动	
三、忏法与打七	四、重要佛事	
第十三章	佛教的胜迹	(173)
一、名山	二、祖庭	
三、寺塔	四、石窟	
五、金石文物		
第十四章	学佛开示录	(193)
一、禅宗大德的精神	二、万有皆从因缘生	
三、缘起的人生宇宙	四、六方神灵	
五、佛教徒的三种类型	六、苦与无常	
七、痛苦的解脱	八、我是菩萨	
九、缘起无我与缘成大我	十、慈悲	
十一、发菩提心	十二、六度	

堂宜要清，狼狽，誠虛，人真，而大公朴于至基，昌文齊道。
不天而神，不全乎几，固世人物，來一卦爻。此爻潔一古土
首，肅飄乘景，而知無，歸矣乘景，而知目。此卦奉敬
禱，諒去灾，而知求，進以安平，而知正。此卦求，而知
至，則求，而知官。卷中求，而知楨，不立而等。楨，而知
會，而知又，吳音答，果善，而知，因善，而知，人善好。是三性

第一章 釋 疑

——佛教不同於天地神祇

社会人士对佛教误解最深的，莫过于“迷信”二字。大多数受过新教育而对佛教无所了知的人，谈到信佛问题时，第一个观念就认为：“这是迷信的举动”。事实上，并不是佛教迷信，而是世人硬把若干迷信的事情附和在佛教里面，才使佛教蒙上了一层迷信的色彩。

最易于和佛教混淆不清的，就是神祇在世界各地民族间都有其悠久的历史，我国亦不例外。原来古代人类，知识未开。对于自然界种种现象，感到神妙莫测。以为必有一种威力无比的神在操纵控制，因之就由惊异感叹进而祈祷膜拜。于是皇天、后土、雷公、电母、山神、土地、水神、河伯，一一成了供奉的对象。他们以为人的生死寿夭，祸福灾患，莫不由神祇所掌。这些神祇，敬之祷之则得福，逆之触之则得祸，世人为了求福减祸，于是对神祇祭以三牲之礼，献以金银纸箔，以博得神祇的欢心。降及后世，神祇愈来愈多。农村中一家所敬的神祇，有皇天，有土地，有门神，有灶君，谷场中有谷神，水井旁有龙王，主管钱财的有财神，主管文运

的有文昌，甚至于什么大仙，真人，仙姑，娘娘，都要在堂上占一席之地。这样一来，使人世间几乎全成了神祇的天下。

敬奉神祇的目的，消极的是求免祸，积极的是求赐福。消极的求神保佑五谷丰收，人口平安。积极的求神消灾去病，降福赐财。等而之下，财迷求神保佑中奖券。官迷求神保佑连升三级。这些人，不种善因，妄求善果，神若有灵，又怎会随人之所欲，予取予求呢？

须知宇宙万象，各自有其因果，欲求五谷丰收，必须勤力耕作。欲求人口平安，必须谨慎卫生。中奖券只是或然可中，而非必然要中求升官须以忠勤为因，以待机遇之缘，不是求神就可达到目的。语云南：“聪明正直之谓神”。一个聪明正直的人尚不肯给谄媚小人假以辞色，岂有神会贪图三牲祭品而颠倒人间是非呢？世人不明因果之理，妄求无因得果，实是愚痴之至。这种愚行，就是迷信。不幸社会人士误把这笔帐算到佛教头上，甚至于有人把巫卜星相、看风水、择吉日这些愚行全和佛教扯在一起，这真是解释不清的误会。

佛教不同于神道，佛教所信奉的就是佛。佛是觉者之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者称为佛，次于佛的果位是菩萨。菩萨义为觉有情——觉悟一切有情识的众生。菩萨是上求大觉之法，下度一切有情。菩萨修到功德圆满，也就是佛。我国寺庵或家庭中所敬奉的佛，有为教主释迦牟尼佛者，有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者。所敬的菩萨，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王菩萨，弥勒菩萨等。此外，什么宫，什么观，所敬的天帝、天后、大帝、娘娘，以及真仙仙姑等，可以说和佛教全扯不上关系。

两千多年前，释迦世尊就告诫弟子不得迷信。释尊在般

舟王昧经中说。“不得事余道，不得拜于天，不得祠神鬼，不得视吉良日”又云：“不得卜问请崇，符咒厌怪，祠祀解奏，亦不得择良日良时”

早年读书，曾读过下面这首诗句：

二 佛教并不消极逃世

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侍漏五更寒，
日出山寺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

当时我感到，作和尚的好写意，生活如闲云野鹤，悠闲自在，及至与佛门僧众稍有往来后，才知道那位诗人是信笔而写，误人不浅。原来出家的比丘众，过的是积极严肃，刻苦自励的生活，绝不似诗人笔下写的那么懒散自在，即是佛门在家信众，其行为生活也外似消极怯懦，实际上却积极勇猛的。

原来佛教徒以慈悲为本，忍辱为行。对于声色货利，五欲六尘，多远避之。不似世人心无厌足，惟得多求。这就使一般自命为积极前进的人，给加上消极逃世的帽子，认为佛教不适合于现代化这种物竞天择的竞争社会。但是佛教真的是消极逃世的宗教吗？不，只要对佛法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比方同一对生老病死的看法，乃有中国黄老的清静无为，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而在佛教，却慈悲勇猛，精进不懈。这是佛教的伟大处，也表示佛教的积极性。

不。也许有人问：“我常看见和尚或信佛的人，只在深山中或诵庙里寺经念佛，这种生活怎能说是积极呢？”这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乘佛法精神是普度众生，^相要度众生就要先学习度众生的方法。譬如有人溺入水中，你纵有救人之心，但因不会游泳，只好站在岩上呼号。另外有人虽会游沪，但却不愿多管闲事，他只袖手旁观。这时若有一个既有救人之心，又会游泳技术的人，跃入水中，就可把溺水的人救上来。而佛门弟子——不拘是出家的比丘，或在家的信众，那些育经念佛的，都是发下救人宏愿，而正在练习游泳技术的人。

我并不是拿这些话来为佛门弟子辩护，事实上佛教的基本精神本来如此。释迦世尊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惟入地狱，且常住地狱，不惟常住地狱，而且庄严地狱。”地藏王菩萨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大乘理趣经说：“不怖地狱，不求生天，不为己身而求解脱。”这都是佛教中自我牺牲的服务精神。

佛教不是唾面自乾主义者，大乘六度，虽重忍辱，但舍身为法，也是佛教的教义。倘使暴力侵凌，正法有将灭之忧，在理喻感化都无效果时，佛子也会奋起勇猛大効，起而抗暴的。如因缘僧护经所载：“为护生命，宁舍钱财，为护一家，宁舍一人；为护一村，宁舍一家；为护一国，宁舍一村。”毒蛇啮手，壮士断腕。上面这段经文，是何等奋迅果敢。

世人所说的积极进取，不外是名利上的争逐，声色上的沉醉。谁会想到牺牲自我普度众生，^止求大觉进而不懈才叫积极呢？释迦世尊在往昔因中修行时，曾经舍身饲虎，割肉喂鹰。唐代玄奘大师为求正法，西行取经，涉八百里荒漠，途中失水，几至丧命。但他宁愿向西方进一步而死，不愿向东

方退一步而生。禅宗二祖慧可，参拜达摩祖师，立雪断臂，不退初心。世人如果对这些事实稍有了解，谁还能说佛教是消极逃世？

大乘六度，有毗梨波罗密，毗梨波罗密者，精进度是，这足以说明佛教的积极。六祖慧能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恰似冤兔角。”这足以说明佛教的入世。大智度论卷十六载一故事云：“昔野火烧林，林中有一雉，勤身奋力，飞入水中，渍其毛羽，来灭大火。火大水少，往来疲乏，不以为苦。是时天帝释来问之言：‘汝作何等？’答言，我救此林，愍众生故。此林荫育处广，清凉快乐。我诸种类，及诸宗亲，皆依仰此。我身有力，云何懈怠，而不救之？”天帝问言：“汝乃精勤，当至几时？”雉言：“以死为期……”这种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皆离苦的精神性，就是佛教积极入世精神的最高表现啊！

三 佛教是智信不是迷信

大学者梁启超说：“佛教是智信，不是迷信，是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启超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学术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他说的话，自有其学理上的根据。他所根据的是什么？自然是三藏十二部佛法。佛法是要人转迷成悟，转痴成慧，转凡成圣的大法，若有人对佛法一无所知，或仅限于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即认定佛教为迷信，这无异于盲者摸象，坐井观天。

不，事实上，世间也有迷信的宗教——是那些信仰外力，将自己一切交付给外在的神的宗教。而非信自力，相信众生皆具佛性，众生皆可修持成佛的佛教。信仰外力的宗教，是相信人类之外的神，主宰着人类的一切。人的吉凶祸福，可以祈求神的力量来保护改造。这类宗教可分为低级的与高级的一原始的与进步的两种。兹先由原始的说起。

在前文曾谈过，原始人类，智识未开，对于宇宙间的自然现象，如天何以立，地何以载，雷电的威力，水火的灾害等，都感到困惑恐惧。在困惑恐惧中，幻想到必有一种具有无比威力的神，操纵着、控制着宇宙的一切。这些神，触之逆之则受灾害祸殃，顺之从之则获赦宥庇佑。于是祭祀神祇就成了人类生活间的一件大事，而低级的多神教也就从此产生。这种宗教曾经有过盛极一时的时期，迄今在若干落后的民族间仍具有极大的势力。但在文化水准较高地区，由于人类智识的进步，理智的增长，它已逐渐没落以至于不能存在了。

较多神宗教进步的，是一神的宗教。由于人类智慧增长的结果，使部分人类感到多神宗教的不合理。但宇宙的奥秘一如万物生灭，时序迁流及人生的真谛——如生老病死，穷究达寿夭等，看来似变幻莫测，实际上似乎循着一定的法则运行，于是使人认为宇宙间，冥冥之中必有一个万能的主宰，这在现代有理智有思想的人的心目中，已不复有任何价值可言了。除了信仰他力的宗教外，尚有信仰自力的宗教，那就是佛教。佛教不以为宇宙是神创造或主宰。对于宇宙万有，生灭变异的现象，释迦世尊常说：“法尔如是”。意思是，这些

现象，在自然法则上本来就是如此。自然法则是什么？就是万有因果律。万法自因缘而生，万法亦自因缘而灭。此生彼灭，皆是因缘所生的果。星体运行，时序迁流，其中有其因果，生老病死，穷达寿夭，其中亦有其因果。如是因生如是果，丝毫不容假借。因此，自然现象固不是由神掌管，人生遭遇亦不是上帝主持。古语云：“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宰，没有什么神可以作人的主宰，也没有什么神可以对人赐福或降祸。

两千五百多年前，释迦世尊在菩提树下睹明星悟道时，他第一句话开口就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如来智慧德相是什么？就是佛性，这佛性，是人人皆有的，此性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人人依法修持，转迷成悟，皆可成佛。但依法修持，转迷成悟，全要靠自己实践力行，不是靠神的赐予。人人所具的佛性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好比镜子上蒙了尘垢，必须自己依修持的方法把尘垢磨去，恢复本来原有的光明。这全靠自力修持，与外教所谓：“信主者得救”的仰仗他力者不同。世人不解此理，把仰赖神力拯佑的宗教认为科学，把凭靠自力修持的佛教认为迷信，这岂非颠倒黑白，不明是非。

最后，我再抄录一节梁启超先生的话来作本节的结束：“吾尚见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辄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侪所能及也！是何异专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与民共见也！佛教不然，佛教最大纲领曰悲智双修，自初发信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言‘一大事业。’”

奉个一端式人要显清，许式更六翻，善十许，斯正安。旨言

四 佛教与国家

佛法有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以世间法为权巧，出世间法为究竟。出世间法有大小二乘，以小乘为权巧，大乘为究竟。大乘佛法行菩萨道者须深入世间，度化众生，所以归根结底说起来，佛法只在世间，不在世外。

误解佛教的人，说佛教徒消极遁世，不事生产，进而说佛教对国家对社会都是无贡献的宗教。这种论调，似是实非。佛门有四众弟子，出家弟子是比丘、比丘尼。在家弟子是优婆塞，优婆夷（在家的男女信众）。在家弟子中，有农工商军公教各种职业的人士，这些人并不曾因信仰佛教而妨碍其正常职业。至于出家的二众，他们诚然是不事生产者。但在社会上，除了农夫耕田，工人作工，是直接生产者外，其余那些职业是直接生产者呢？例如公务，教员、律师、医师，都是不耕不织的。这些人不事生产，被视为理之当然，何以独讥出家的佛门弟子？须知出家的比丘众，并不是饱食终日的消耗者。他们负有弘扬佛法，教导信众的责任，社会上法律舆论的力量，只是制裁犯罪于已然，宗教道德的感化，才能防止犯罪于未然。我国自南北朝隋唐以来，佛教之盛衰与国家之治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佛教盛行的时候，社会秩序较多安定。换言之，社会秩序安定，佛教亦多盛行，这可说是互为因果。

释迦世尊教弟子对国言忠，对亲言孝，对子言慈，对友言信。守五戒，行十善，修六度万行，都是要人先做一个奉

公守法的好公民，进而再修出世之法。世尊教人要报四重恩，这四重恩是国土恩、父母恩、众生恩、佛恩，世尊把国土恩、父母恩列在前面可知佛教不是要人忘掉自己的国家，及要人毁弃祖宗牌位的宗教。

儒家五常，是教人以仁义礼智信为做人的原则。佛门五戒，不乱杀近于仁，不乱取近于义，不邪淫近于礼，不饮酒昏乱近于智，不妄语近于信。在世间法上，佛儒之理原是脉脉相通的。

孔子最重恕道，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在四不坏净成就经中说：“若有欲杀我者，我所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杀彼？作是觉已，受不杀生戒。不乐杀生，如上所说。我若不喜盗于我，他亦不喜，我云何盗他？是故持不盗戒。不乐于盗如上说，我既不喜人侵我妻，他亦不喜，我今云何侵人妻妇？是故受不持不邪淫戒。如上说。我若不喜为人所欺，他亦如是，云何欺他？是故受持不妄语戒，如上说。”这段经文，岂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最佳注解？须知佛经不是因孔子讲忠恕而后写的，这原是东西两位圣哲与释迦与孔子之见，相去不远啊！

释迦世尊尚训诫弟子阿难云：“阿难，受佛禁戒，诚信奉行。顺孝畏慎，敬归三宝。养亲尽忠，内外谨善，心口相应。”又云：“为佛弟子，可得商贩，营生利业，平头直尺，不可罔于人。”佛要弟子忠孝诚敬，善信谨慎。佛要弟子应有职业谋生。且应公平无欺，由此看来，佛教有何损于社会？

国家与宗教，原有着密切的互相关系。国家的武力，用以抵御侵略，维持秩序。宗教的感化，用以劝善止恶，安定人心。所以，孙中山先生曾说：“政治能治外在；宗教能治人